

书人茶话

多角的城市

◎陈大新

您熟悉自己所久住的城市吗?您确定自己熟悉那座陪您走过冬夏,走过春秋的城市吗?

任何人被这样追问下去,恐怕也会犹豫起来。

有一次,我陪外地客人游览自己住了整整30年的城市,得出的印象是那样的陌生。我有20年没有去过位于城市东南角的公园了,当我与客人漫步长廊时,竟恍若置身苏州的园林。而当我来到公园的另一角时,发现很有些扬州瘦西湖的味道,这一意外的发现,使我对自己的真正了解生活在其中的城市,起了极大的疑心。

我的一位友人喜欢吃手工制作的面条,俗称“手打面”,他对自己居住城市的大大小小面馆、面摊了如指掌,跟着他可以品尝到各种风味的“手打面”。但,他对服装店就十分陌生了。曾读万宇先生的文章《南京的书店地图:城市的隐秘花园》,不能不佩服他对南京大小书店、书屋的了解程度,像他说的“十竹斋”、“朝天宫鬼市”、凤凰台饭店5楼的“开有益斋”,都是久闻大名的。但我想万宇先生虽然对南京的书店十分熟悉,他所见也不过是南京这座古城的一角。“发现一个城市的隐秘部分并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神秘,而在于那些街道、地名在你生活多年之后还是几近无知”,这是他自己说的。

我在公园里发现了“爱情角”“英语角”“音乐角”。一座城市又该有多少角呢?城市有阳光的一面,也会有阴暗的一面。城市也是有生命的,我相信城市也是有性格的。南京和上海的性格不同,天津和北京的性格也不一样。这些性格特征都是历史沧桑所赋予的,历经千年而铸成的。

我游览名城,绝不奢望能全面了解她,而是希望了解一下她的性格,譬如山东的威海,河南的洛阳,江西的南昌,江苏的苏州,福建的厦门,还有四川的成都,她们具有鲜明的个性。对于游历不广的我来说,这种感觉已很强烈,如果有时间深入考察,会发现这座城市的性格,哪怕是在县市级的小城身上同样突出。

城市是多角的或者说是多元的,而城市是人们建设起来的,人们本身就是多元的。把一座城市微缩到一个人,这个人也是多角或者多元的。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,你了解你自己吗?常见人说,某人一露脸就变,其实他并没有变,只不过你了解他没有阔时的一角,不了解他变阔后的那一角而已。变化的是你观察的角度,而不变的是人的本色。城市是多角的,人也是多角的。人是有个性的,正如城市一样。譬如杭州,人们总以山水之城称之,谁会想到她如今更是一座创业之城、创新之城呢!

往事如昨

消失的河流

◎章月珍

多年以前,我儿时的村庄突然拆迁了,不见了!

天真的我总以为村庄可以消失,一条河流必定会永远存在的,它不可能随着村庄的消失而消失。

直到有一天,当我重返那块土地,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那条陪伴我成长的河流时,眼前的情景却让我目瞪口呆,我发现那条长长的河流已经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。那十几幢高楼就堂而皇之地立在河流曾经的位置。

我突然想流泪,我知道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条河流,或许还有许多许多!

那是一条温软的河流,是我儿时最难忘的乐园,河流两旁种着大片络麻,河流安静地绕过好几个村子,然后拐入曹娥江。我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,只知道它很长很长,弯弯曲曲,最窄处不过十来米,最宽处大概两百米。

最难忘的是炎热的夏天,那时没有空调,暑气逼人,最好的去处便是泡在河水里。儿时的我胆小怕水,两只手紧紧抓住塑料面盆,只能在河流的最窄处小心翼翼地扑腾几下,一个人用双手捧起水,再一滴滴地看着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滴落下来。我的小伙伴不一样,他们在河流的最宽处扎猛子、抓鱼虾、摸螺蛳,每次我都看得胆战心惊,他们是我儿时的英雄,那是属于我的最美时光。

夏天,炎热少雨,村里的小池塘都干枯了,家里的饮用水也用完了,男人们只好一大早来这条大河里挑水,女人们则成群结队地来这里洗衣服。夏天,这条河流成了村民们的最爱。

记忆里的童年没什么美味佳肴,家家户户除了过年过节上街买点荤菜,平时基本上就是吃自家种的蔬菜,偶尔炒个蛋便是奢侈,能改善我们伙食的便是这条河流。秋天是我们最盼望的季节,此时,河流边的络麻已经成熟,收上来,一捆捆地浸泡在这条河里,等到十几天后,硬硬的络麻变软了,变质了,然后村民们在水里轻而易举地褪去麻秆。这时河流也有了臭臭的味道,河里的鱼虾就像喝醉了酒,被麻醉了似的,纷纷浮出水面。于是,我们欢天喜地地拿着各种捕鱼工具起早贪黑地泡在水里,轻而易举地抓捕那些昏昏沉沉的鱼儿。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捕得几十斤的鱼虾。那些日子,弯弯曲曲的炊烟里尽是鱼的香味。一时吃不完,就晒成鱼干,可以吃好几个月。

到了寒冬,这条河流是最安静的。村民们穿着臃肿的棉衣,在自家前晒太阳,聊家常,暂时忘记了河流的存在,不再去打扰它。于是河流才真正地休养生息,安静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。

对河流我都是敬畏的,因为我坚信每一条河流都是有灵魂的,它跟人一样,有心跳,有疼痛,有喜怒哀乐。站在那些高大大厦前,我能想象出曾经的那条河流被填满时的痛苦,它一定哭泣过,呼喊过,但是无济于事。它无法改变消失的命运。包括我深爱着的村庄。河流是村庄的附属物,当一个村庄的土地被卖掉后,那么属于村庄的河流的命运也岌岌可危了。

一条真实的河流永远地消失不见了,但在我心里,那条河流将永远奔流不息!

笔随心动

灶台上的工匠精神

◎潘玉毅
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,我这个人有个最大的毛病,就是不喜欢交际应酬,遇到聚会吃饭这种事情能推则推,推不就溜掉,除非三五好友,否则不管你官多大、位多高,不管你请我去大排档吃还是五星级酒店吃,我都提不起多大的兴趣。因为外头的饭菜烧得再美味、再精致,上了舌尖,总觉得欠缺点什么。论饭菜,我只喜欢家里的味道。

对于这样的论断,有些人会觉得好笑。家里的饭菜味道难道比酒店的好吗?家里人的厨艺难道比酒店里的大厨还要精湛吗?当然不是,不过是家常菜里有一样东西是外头的菜肴无法比拟的,那就是情感。酒店里的大厨固然能烧得一手好菜,但是缺少你认可的情感的倾注,味道很难由味蕾抵达内心深处。俗话说,饭菜好不好,关键得看是谁烧的,也看与谁一起吃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住在岳父岳母家里。岳父的厨艺好,待我也好,有时候我赶稿子起来得晚,早上,他都要

等我起床后给我做了早饭才去忙其他的事情。有时半夜里我和妻子饿了,他也会给我们煮一碗排骨面或者汤年糕。在我们看来,比他做的饭菜滋味更好的,是藏在饭菜里的浓情。想来,你去到一个打烊的饭店,没有厨师会为了你一个人重新点火开灶。

任何一件事情,想要做好都是不容易的,厨艺也是如此。别看锅碗瓢盆不起眼,但再简单的事情,做好了都是艺术。日本有一位老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只做了一件事情,就是煮一碗晶莹剔透的白米饭,并以此惊艳了食客,成了远近闻名的煮饭人。一碗白饭也能成为一个美食传奇,更不必说煎炒烹炸诸般手艺了。

比如同样烤一个土豆,有的人烤来焦扑扑难以入口,有的人烤来香喷喷令人垂涎。味道差别很大,但所需材料大多相同。亲戚每回到我家做客,都想要吃母亲烤的土豆,他们也曾尝试着自己动手做,但最后总说做不出那个味道。

没有人生来就是厨师,也没有人生来就会烧很多的菜肴。几乎所有的大厨都是像工匠一样慢慢钻研出来的,而厨房里所有的钻研都是因为爱,灶台上所有的匠心都是为了父母、妻子和儿女。

每个人的喜好和口味并不相同,放多少盐,加多少水,用什么食材搭配什么辅料,都是有讲究的。没有一道菜,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。很多父母也就是琢磨透了家里几个人的口味,纵然他们做的菜算不上色香味俱全,可是家里人都爱吃。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擅长做菜,看到自己在意的某个人爱吃,才开始探索其中的奥秘,研究怎样才能将一道菜变得更美味。从体不勤五谷不分到能烧一手好菜,其中的经过,想来也不容易。

我常常觉得,美食的深度其实是一种态度,一种情感,在锅碗瓢盆间,用爱、用恰到好处的温度、火候、味道,让食物以不同的姿态绽放,以致让人抵御不了“回家吃饭”的诱惑。

码咱自己的事

牙病记

◎姚崎峰

人一生之中难免疼痛,就我有限的记忆而言,牙痛最甚。

人说牙痛不是病,痛起来要你命。确是,我在很小时候就常见父亲牙痛发作时的惨相,他捂腮咧嘴,倒抽着冷气,哟哟呻吟。半夜里痛醒,填中华牙膏毫无效果,无奈只好用脑袋顶床板。长大后明白真可用“以头抢地”来形容。我的牙病似乎也有遗传。当然,年幼时不爱护牙齿,多少与之有关。

牙医是个细致活。其实我再熟悉不过牙科门诊了,好几年前跑了不知多少回。要想一鼓作气,一颗牙非得四五回合是不成事的。先得检查决定医疗方案:该拔的拔,要补的补,然后打磨、抽髓、填药、回家待几天,这一道手续就要重复好几次,下次来时看情况再定。

我是很怕那些小小工具在我的口腔里横行霸道的——何况当时城里的门诊没现在多,每次去人满为患,要一时挤入谈何容易。终于好几次半途而废,杀将出来。从此留了黑森森的牙洞在口腔里,随年月只增不减。近来已剧烈影响到我口腔的基本功能了。我找了一个诊所,下定决心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。

这次,我发觉里面的医生护士均以清秀女子居多。想想可能女子手小,在口腔里能够相对游刃有余。女医生戴着口罩,只露出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瞪着我。她离我那么近,你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喘息声,令躺在椅子上的我很是听话。她戴着软手套的小手在我的嘴里进出,把一个弯钩挂在我嘴角,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随时要被挂起来。我咕噜着:要钓鱼啊?她瞪大眼睛命令:不许说话,张大嘴巴。她自己却咯咯笑起来。我使劲张大嘴巴,大气不敢出,只听到她的身体随着笑声起伏。这一点让我还能有一些苦中作乐的幸福感。

说起牙齿,记起一件好几年前的事。一晚,同事喝多了酒,却硬要骑车回去,不小心摔掉了两颗大门牙。当时一点事也没有,起来再骑,回到寝室倒头便睡。次日醒来,大惊自己的另一副摸样:嘴唇足有三厘米厚,一张嘴,正中露出两个大窟窿。于是连班也上不成。花了好些钱补上了。之后各种滋味自不必提了,他说“小苦吃了六七桌”。但他至今一张嘴,明显两颗假牙混在里面,视觉效果很不爽。阿姨说:介旺后生破相了。

一位远在美国的远方亲戚回家探亲,难得碰面了,聊起来的话题,就涉及了牙齿。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,但对牙齿的养护还没跟上,我们的潜意识里还停留在牙病了才就医,而国外的牙医诊所很多,人家是定期去养护牙齿的。这个听起来还是有道理的。

如今,牙科医院遍地开花,费用也是水涨船高,有些动不动就上万了。母亲的一排牙齿也已经到了老朽的程度,连同曾经镶过的几颗牙集体动摇,吃起饭来都不得劲。母亲心疼钱,整日惦记着用一根麻绳或一把老虎钳解决,像我们儿时惯用的手法,冷不丁地一攥或一咬便应声而落。父亲的牙齿更是不济,早已是套了一口假牙了,一旦整排拿出,顿时瘪了嘴,一副老态龙钟,但因为在农村,整套也就花几千大洋,如果是正规牙科估计得十几万了,一口牙抵一辆车,花不起啊。

牙病了,人就什么也不得劲,吃不香,睡不稳,干活没力气。某款牙膏广告的效果如何暂下定论,广告说话还是挺实在的:牙好,胃口就好,吃饭嘛香,身体就棒。

有一口好牙很重要,因为牙齿事关个人的风度。比方说在饭桌上,你口腔里带着一些毛病出席,总会弄出些不爽的小事件:你怕有些菜会嵌入你的牙缝或塞了黑洞,便会挑三拣四;如果不小心已经嵌了或塞了,你又会忍不住去剔,一大桌人看你时不时用牙签往嘴里插,多少总有些不舒服;如果你不小心又插出血来,一阵乱吐,那就多少有些反胃了。

总而言之,牙齿这东西看是小,但马虎不得。“小洞不补,大洞吃苦”原来就是这个道理。有道是:民以食为天,你一生都得靠这玩意儿呢。如果往大点说,为人处事,切不可在细微处马虎。倘若走错一小步,或许你的人生就背道而驰了。

苦中作乐,是为记。

写意人生

总有一种教育适合你的孩子

◎李晓春

朋友芸的女儿甜甜上小学时顽皮得像个小孩,学习成绩差,上课又不专心听讲,老爱找同学说话,是班里出了名的“问题生”,时常被老师拎到门口罚站。老师碰到芸,就倒苦水,好像甜甜是扶不起的阿斗,无可救药。回到家中,芸对女儿动之以情感之以理苦口婆心劝导,甜甜左耳进右耳出,像吹过一阵风,瞬间就无影无踪,照样照样我行我素。见好言相劝不奏效,芸也曾动以棍棒叱骂,但体罚照样无法改变其玩性惰性。为此,芸常在我面前唉声叹气。她说,如此下去,女儿不用说读重点高中,就连考普高也困难。芸对女儿失望到了极点,有时候甚至想放弃对女儿的教育了。

芸苦笑着想,女儿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任何挫折都打不垮她!老师批评,同学讥笑,她照样蹦蹦跳跳开开心心。芸举例子,有一次老师在班上批评甜甜字写得不好,甜甜很不服气,回家举着本子向我喊冤,老师说我的字写得差,我自己看看是还可以的。真不知道甜甜从哪里来的自信。芸一脸哭笑不得。

我劝芸,小孩子有自信心好,说明自己有主张,相信自己有实力。凭我的观察,甜甜天资聪颖,你不要因她犯点小过错就打骂她,而是要因势利导教育她,要多夸夸她的优点,说不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甜甜读初中后,完全变了个人,一扫以前之颓废。芸告诉我,现在女儿好像一下子长大懂事了,不仅变得爱学习,爱动脑筋,还善于总结自己学习上的不足,考试成绩每次都保持在班里前十五名,她自己定的目标是冲进前八。换以前,这是想都不敢想的。而且女儿现在时不时地会给她个小惊喜。比如,作文是班里第一个发表在《青苗》上的,年级写字比赛还拿了个三等奖。她现在都有点怀疑那个小学老师的眼光了。

我问其故。芸说,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,有一次我在姐姐家说起对女儿的担心,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外甥宽慰我:阿姨你别发愁,甜甜这么聪明,肯定行的,小学的成绩不代表什么,到了初中,只要肯用功努力,成绩肯定会上去,阿姨你告诉甜甜,只要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。女儿平时特崇拜这个哥哥。我回去就把外甥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女儿。真没想到这几句夸奖的话让女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古云:棍棒出孝子。严师出高徒。这些话当然都对,不过,你的某些做法起不到作用的时候,不妨换下思路,有句话不是说,好孩子是夸出来的。所以,别放弃,总会有一种教育方法适合你的孩子。

古人云:棍棒出孝子。严师出高徒。这些话当然都对,不过,你的某些做法起不到作用的时候,不妨换下思路,有句话不是说,好孩子是夸出来的。所以,别放弃,总会有一种教育方法适合你的孩子。

古人云:棍棒出孝子。严师出高徒。这些话当然都对,不过,你的某些做法起不到作用的时候,不妨换下思路,有句话不是说,好孩子是夸出来的。所以,别放弃,总会有一种教育方法适合你的孩子。